

自我與自我姓名是否緊密相連？ ——佛教自我觀之初探

李仁豪 李魁安 蔡亞謁 葉素玲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命名是語言最重要的特質之一，有助於溝通和表徵。然而，覺知及瞭解外界事物不必得透過命名這道程序，也不必然會牽涉名稱。基於自我和自我姓名的獨特性，本研究想要探討當指涉對象是自己時，姓名是否會連帶著被引發出來；就佛教自我觀的世俗諦而言，自我是方便施設的假名，因此答案是肯定的。本研究採用改制式Stroop派典來檢驗此問題。參與者僅限姓名有顏色字者（本研究以黃姓者為例）。實驗一藉由自我指涉字「我」來引發自我，以便探知姓名是否會被連帶引發出來，進而影響到參與者對顏色的判斷。假使自我和姓名乃緊密相連，那麼將會產生Stroop效果，也即黃色「我」會快於藍色「我」。實驗一結果顯示正是如此。實驗二以自己臉來引發自我，分成意識促發和無意識促發兩種情況。結果發現唯有在有意識促發情況下，姓名才會伴隨著自我。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乃初步符合佛教自我觀的世俗諦：就一般常人而言，自我與自我姓名乃緊密相連。

關鍵詞：主體我、客體我、勝義諦、諸法無我、禪

著名哲學家Ernst Cassirer (1944) 在經典名作 *Essay on Man* 裡一針見血表示人是符號動物。無獨有偶，生物人類學家Terrence Deacon (1997) 所寫的一本書的書名 *The Symbolic Species* 也一語道破人是符號物種。更有數不清的科學家、哲學家、和研究者認為人之異於禽獸者即在語言。確實語言文字滲入人類生活至深至廣、幾乎無所不在，其最重要的功能在於溝通 (communication) 和表徵 (representation)，最核心的特質之一則為命名 (naming)。

有一種名為失命名症 (anomia) 的語言疾病，該病人語言表達和理解都堪稱良好，但就是難以說出物體名稱 (Lucchelli & De Renzi, 1992; Zingeser & Berndt, 1990)。正常人也會發生類似情事，此即舌尖現象 (the tip-of-the-tongue) (R. Brown & McNeill, 1966)。失去了命名，言語溝通顯然更加費事。然而，命名不全然只有好處，也有壞處。就佛教來說，特別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的禪宗，文字符號不僅僅只是表象，更是覺悟的障礙；事物實相並非在那靜態、抽象化、符號化的語言文字，不在那指月之指，而是月亮本身 (Suzuki, 1940, 1952)。事實上，命名並不具有普遍性及必要性。首先，事物無窮無盡，我們不可能對每一事物都給予命名。其次，就算已將事物貼上名稱，也有可能會被遺忘或產生舌尖現象，有研究指出一般人每星期會發生一次舌尖現象 (A. S. Brown, 1991)。最後，認識一個人抑或瞭解一種花草樹木、蟲魚鳥獸，不必得知它的名稱才行。因此，覺知乃至瞭解事物，跟事物名稱，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

人們所覺知的對象幾乎都是屬於客體，唯一的例外是主體本身。此時主體我 (subjective I) 遂成了客體我 (objective me)，我 (I) 覺察到了我 (me) 的存在，這種情況被稱之為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ness) (James, 1890)。William James對於主體我和客體我的劃分，影響甚遠，甚至晚近的自我理論或意識理

初稿收件：2014/07/27；一修：2014/10/24；二修：2015/01/12；正式接受：2015/04/29

通訊作者：葉素玲 (suling@ntu.edu.tw) 10617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致謝：感謝科技部計畫 (NSC 101-2410-H-002-083-MY3) 的經費補助

論，都可嗅到類似的味道（Tagini & Raffone, 2010）。關於自我（self¹）的研究，大多圍繞在自我是否獨特此議題，儘管有頗多實驗證據支持自我是獨特的，但也有少數證據不支持（Gillihan & Farah, 2005; Legrand & Ruby, 2009）。

命名所指涉的對象也幾乎都是客體，唯一的例外是命名者主體本身，那即是自我姓名。由於自我姓名乃指涉自己，故而每當聽到或看到自己姓名時，就會引發自我意識，進而帶來警覺或隨之做出行動，並且向他人標示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秀出姓名，因此，姓名帶有強烈的社會價值、情緒意涵、及具個人意義。早在50年前的注意力實驗就顯示自我姓名是非常獨特的刺激（Cherry, 1953; Howarth & Ellis, 1961; Moray, 1959），後續實驗也陸續證實這一點（Ljungberg, Parmentier, Jones, Marsja, & Neely, 2014; Perrin, Garcia-Larrea, Mauguière, & Bastuji, 1999; Roer, Bell, & Buchner, 2013; Wolford & Morrison, 1980; Wood & Cowan, 1995; see also Harris & Pashler, 2004），這些研究顯示姓名會擷取注意力，可能屬自動化處理，不需花費過多認知資源（Bargh, 1982; Gronau, Cohen, & Ben-Shakhar, 2003; Mack, Pappas, Silverman, & Gay, 2002; Shapiro, Caldwell, & Sorensen, 1997; Shelley-Tremblay & Mack, 1999）。另也有研究發現在睡眠時人們對自我姓名仍會有生理及行為反應，這意味著自我姓名的覺知閾值比其他刺激還要低許多（Oswald, Taylor, & Treisman, 1960; Perrin et al., 1999）。以上證據皆顯示自我姓名是極為特殊的名稱。

從出生到老死，終其一生，我們不斷聽到他人呼喚自己的姓名，因此熟悉度奇高，這有可能是致使自我姓名有獨特性的原因嗎？恐怕不盡然，因為有研究顯示才出生五個月的嬰孩就對他的姓名特別敏感，相較於其他名字，他們比較會去聆聽他們自己的名字（Mandel, Jusczyk, & Pisoni, 1995），並且假使該名字發音稍有誤，僅第一個音素有差異，他們就不會去聆聽（Mandel-Emer & Jusczyk, 2003）；不僅如此，嬰孩還能將自己名字當作是社會線索藉此來引導注意力（Parise, Friederici, & Striano, 2010）。因此自我姓名之獨特，熟悉度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但不會是唯一因素。在臨床證據，有研究發現即使是失智患者已經嚴重到連時空感都出現問題，他們仍然能夠辨識出自己姓名（Fishback, 1977）。甚至人們若處於昏迷、植物人狀態、極低意識狀態（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或患閉鎖症狀（locked-in syndrome），

腦也能對自我姓名有所反應（Fischer, Dailier, & Morlet, 2008; Perrin, Schnakers, Schabus, & Degueldre, 2006）。前面所提到的失命名症患者，他們所失去命名的對象，幾乎不會是自己。同樣地，正常人偶爾會發生的舌尖現象，儘管專有名詞比一般名詞更容易被遺忘（G. Cohen & Burke, 1993），卻也幾乎未見有突然忘記同屬專有名詞的自我姓名。由上述可知，自我姓名應該是深具特殊意義，有別於其他名稱，以致人們緊緊抓住它而不放。

綜合上述，自我姓名似乎是始終伴隨著自我，從剛出生沒多久，到罹患疾病導致認知功能失常，可能一直到死去，自我姓名才被放掉；更確切地說，當覺知對象指向外界時，自我姓名始終處於預備激發狀態，閾值要比其他符號來得低許多，而當覺知對象指向自己時，自我姓名則隨之被引發出來，自我和自我姓名呈現著緊密相連的關係。誠然，如稍前所述，事物跟事物名稱並沒有必然關係，但基於自我和自我姓名的獨特性，意義非凡，很可能是個例外。本研究的旨趣即在於此：想探究自我與自我姓名是否緊密相連。自我姓名無疑是指涉著自己，因而每當腦擷取到自我姓名時，自我遂被引發，這一點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比較有疑問的是：每當引發自我時，自我姓名是否也會被引發出來？就我們所知，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觸此議題。針對這個議題，可有兩造說法。一方主張自我必然牽連著自我名字，稱為符號自我假說（symbolic self hypothesis），另一方主張自我不必然牽連著自己的名字，而可以有毫無名字標籤的純然自我，稱為純粹自我假說（pure self hypothesis）。

事實上，本研究最主要的原始動機是想探索佛教無我論（the selflessness theory²），其來自佛教四法印：「諸行無常，諸受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³。「無我」此詞彙的梵文為anatman⁴，可當名詞，亦可當述語形容詞，有二義，一為不是我（not-a-soul），一為沒有我（without-a-soul），然而最根本原意必得回到當初佛教剛創立時的社會文化脈絡裡才得以彰顯。作為一個具革命性的宗教，佛教反對傳統婆羅門教（brahmanism）所認定的「我」（atman）是一個恆常不變、獨立自存、主宰掌控的實體（中村元，1970/1995，第五章；Collins, 1982; Gethin, 1998, Chapter 6）。以中道為核心的佛教，並不武斷偏執地認定自我是存在或不存在，而僅僅是反對婆羅門教所主張的我；若偏執一邊，主張自我存在，則落入常見（sasvata-vada），若主張不存

在，則落入斷見（uccheda-vada），這是佛教所極力避免的（Gethin, 1998）。那麼，佛教認為自我是甚麼呢？所謂「自我」當是五蘊聚合（skandha）；五蘊是指色（rupa）、受（vedana）、想（samjna）、行（samskara）、識（vijnana），這五蘊無時無刻不處於生成變化中，並且基於緣起法則（pratitya-samutpada）而會跟其他事物有因果相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因緣聚散，瞬生瞬滅。此說有點類似英美經驗主義者的論述，如David Hume、John Stuart Mill、William James、Bertrand Russell、Alfred Ayer等人，特別是David Hume的論述跟佛教最為接近（Lesser, 1979）。

就常人的主觀感受和一般常識來說，自我無疑是存在的，且其性質似乎正如《奧義書》所說的我那樣，而較不符合蘊含著緣起和無常觀（anitya）的無我論。試問佛教該如何化解這個矛盾？這就得提到佛教的二諦說，一為勝義諦（paramartha），一為世俗諦（samvrti）。上述所提的五蘊聚合的我，乃屬勝義諦，姑且稱為究竟自我（ultimate self）。佛教認為之所以人們會以為在這五蘊聚合之外還有一個「我」存在，那是因為語言的關係；換言之，自我只是一個方便施設的假名罷了，此即為世俗諦，姑且稱為假名自我（convenient self）。已然領悟勝義諦的人當然也會使用自我語詞，但只純粹為了方便，不會執著它們，也不會被誤導；反之，尚未能領悟勝義諦的人仍會執著這些語詞，被它所迷惑（Gethin, 1998）。非常有趣，有研究顯示人們對於跟自己姓名有關的字母，會特別偏愛（Nuttin, 1985, 1987），這意味著人大都是自戀、自我中心（Hoorens & Todorova, 1988; Koole & Pelham, 2003），這個結果跟佛教說法頗相符，即常人皆會我執，這可由常人執著於自己姓名可見一斑。

依照上述，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佛教無我論的二諦說，符號自我假說跟世俗諦大抵一致，純粹自我假說則是偏向勝義諦（但勝義諦有更豐富的論述），依此更進一步主張世俗之人（未有特定修行經驗者）的自我，洞澈自我的本來面目，體悟到勝義諦的究竟真實。然而，本研究僅針對世俗諦，以未有特定修行經驗的一般人為實驗對象，探究他們的自我是否為假名？或換句話說，其自我是否跟自我姓名呈緊密相連的關係？倘若是，那麼就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符合佛教世俗諦的自我觀。

實驗一

本實驗採用改制式Stroop派典（Stroop, 1935）。此派典的最大好處是其Stroop效果非常穩定、一致（MacLeod, 1991）。Stroop效果之所以發生，主要在於注意力的取捨機制或反應競爭，以及腦對字所做的自動化處理；奠基於Stroop效果，若將Stroop派典做適當的設計、改造，操弄變項，便能探索許多心理歷程（MacLeod, 2005）。在此派典下，實驗刺激為色字，參與者必須判斷字的書寫顏色。色字可以與書寫顏色一致（congruent），也可以成不一致（incongruent），前者稱為一致情況，後者稱為不一致情況；另有中性情況，通常是色塊。一致情況的反應時間通常會比中性情況來得快，此為促進效果（facilitation effect）；不一致情況會比中性情況來得慢，此為干擾效果（interference effect）；一般而言，干擾效果要遠大於促進效果（MacLeod, 1991）。

本研究招募姓名中有顏色字的參與者，僅限黃姓者。主要獨變項是字，除了色字外（「黃」、「藍」），還有中性字。這裡會有兩組中性字，一組是一般中性字「有」、「來」，另一組則是「我」和「你」這兩個自我指涉字，藉此引發自我。可以預期色字組會有Stroop效果產生，一般中性字組不會有。本實驗關注的焦點在於：自我指涉字組是否會產生Stroop效果。依符號自我假說，每當自我指涉字引發自我時，參與者的姓氏「黃」亦會被連帶引發出來，進而影響參與者判斷顏色，因此自我指涉字組會產生Stroop效果。但依純然自我假說，參與者的姓氏「黃」不會被引發出來，因而自我指涉字組不會產生Stroop效果。

為何自我指涉組除了「我」之外，還要選用「你」呢？理由如下。社會心理學家普遍認為自我概念的來源，主要來自個體跟他人做社會互動時所產生的，如Charles Cooley（1902）所提出的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符碼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亦是持類似的看法（Blumer, 1969）。亦有學者認為自我意識乃至意識之所以會演化出來，是社會互動所致，跟語言亦有密切關係（Humphrey, 1976, 1990），抑或是符號表徵的自我（symbolically representational self）具有適應功能，有助溝通並能促進合作行為（Sedikides & Skowronski, 1997）。更有研究者認為，自我及其相關表徵，根本不太可能脫離他人而獨立存在（Decety & Somerville, 2003; Uddin, Iacoboni, Lange, & Keenan, 2007）。由此可知，自我

乃與社會互動、他人、溝通、語言、符號等，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在與他人交談時，每當講到「我」或聽到「你」時，就會引發自我，因為當自己說「我」時，其指涉的是自己，而當對方說「你」時，也是指涉自己。若反過來，當自己說「你」時，是指對方，而當對方說「我」時，也是指對方他自己。職此之故，「我」和「你」究竟是指自己還是對方，得端視是由哪一方講才能決定。然而，「我」和「你」有個關鍵差異，即「你」唯有在交談中才有可能指涉到自己，「我」卻是無論在交談脈絡或獨處情境都能是指自己，依此，「我」所引發的自我，勢必是強過於「你」，這可藉由比較「我」和「你」的Stroop效果來檢驗是否如此。

（一）參與者

本實驗招募16名黃姓大學生。年齡介於20歲至28歲之間，平均23歲。全部為右利者。視力正常或經過矯正而獲得正常視力。本研究通過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學術與倫理委員會的倫理審查，參與者皆有簽署研究同意書。

（二）刺激材料與實驗程序

本實驗操弄兩個獨變項。第一個為字的顏色，有黃色和藍色兩種；顏色明亮度（luminance）以XYZ色彩空間計算，黃色為 $Y = 96.47$ ，藍色為 $Y = 12.37$ 。

第二個為字，共有六個，分別為「我」、「你」、「有」、「來」、「黃」、「藍」。為了避免字頻效果（word frequency effect），自我指涉字和中性字的字頻、筆畫（Tsai, 1996）皆與予控制⁵；「我」和「有」相近，「你」和「來」相近。依變項為判斷顏色的按鍵反應。

本實驗為兩因子（ 2×6 ）參與者內設計，共有12種情況，每種情況有32個嘗試，加總起來整個實驗共有384個正式嘗試。另有12個練習嘗試，每種情況一個嘗試。每個嘗試都是隨機呈現。實驗期間有一次休息。

刺激呈現請見圖1。一開始會有空白螢幕呈現500毫秒，之後會出現一個凝視「十」字，邊長約0.8度視角，呈現時間為1,000毫秒。接著會出現一個色字，邊長約2.8度視角，參與者必須做反應，隨後整個螢幕變成空白，持續500毫秒；假使參與者未能有所反應，該字將持續2,500毫秒，整個螢幕才會轉為空白。參與者必須對顏色做判斷，當看到黃色時，用右手食指按J鍵，當看到藍色時，用左手食指按F鍵。為求對抗平衡，另有一半的參與者是看到黃色時用左手食指按F鍵，看到藍色時用右手食指按J鍵。指導語要求參與者眼睛盯著十字，然後當色字出現時，儘快並正確地做按鍵反應。

（三）結果與討論

每位參與者的錯誤率皆小於3%，答錯的嘗試不予分析。實驗結果請參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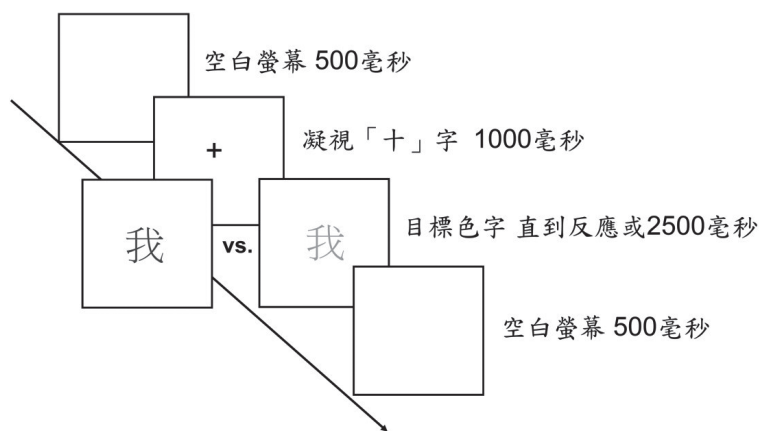


圖1：實驗一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參與者的作業是判斷字的書寫顏色。字的顏色可能為黃色（以淺灰色表示）或藍色（以深灰色表示），此處以「我」字為例。此圖僅為示意圖，實際尺寸參見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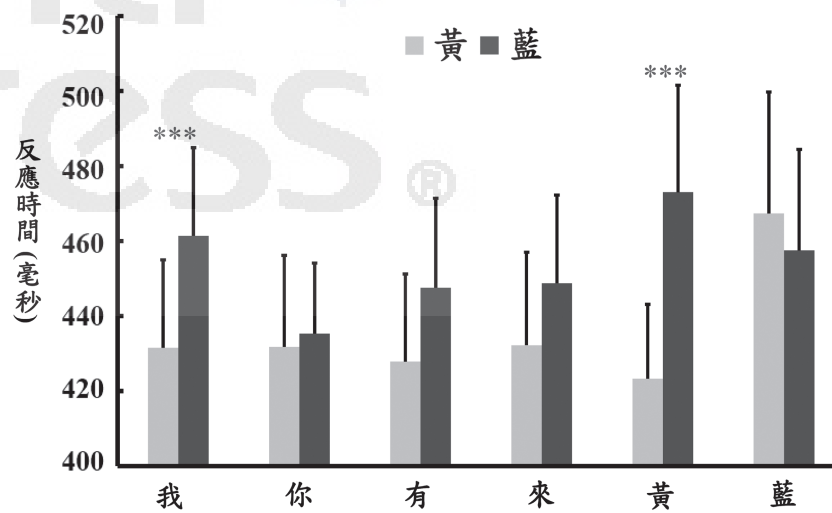


圖2：實驗一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獨變項為字（我、你、有、來、黃、藍）和字的顏色（黃色、藍色）。依變項為按鍵反應時間，單位為毫秒。

*** $p < .005$ 。

將參與者的反應時間做二因子（ 2×6 ）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顯示獨變項「字的顏色」有達到主要效果（ $F(1, 15) = 10.529; p < .005$ ），黃色快於藍色。有三個可能的解釋。其一，黃姓參與者對於黃色的覺知特別敏感或反應特別敏捷。其二，黃姓參與者可能會採取一種反應策略，將注意力擺在按黃色鍵上。其三，黃色的亮度要較藍色來得亮；這個可能性將於實驗二加以檢驗。對六個黃色的字做事後比較（Tukey test），結果顯示黃色的「藍」字分別慢於其他五個字（ $p < .01$ ）。對六個藍色的字做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只有一組顯著：「你」字快於「黃」字（ $p < .01$ ）。另一個獨變項「字」亦有達到顯著（ $F(5, 75) = 4.649; p < .001$ ）。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分別是「藍」vs.「你」（ $p < .001$ ）、「藍」vs.「有」（ $p < .001$ ）、「藍」vs.「來」（ $p < .05$ ）這三組有顯著，皆是「藍」慢於其他三個字。

最重要的是，兩變項的交互作用有達到顯著（ $F(5, 75) = 4.484; p < .001$ ）。單純主要效果的分析結果顯示是「我」（ $F(1, 90) = 8.020; p < .005$ ）、「黃」（ $F(1, 90) = 22.281; p < .00001$ ）這兩個字獲得顯著，皆是黃色快於藍色。就「黃」字來說，黃色快於藍色（423 ms vs. 473 ms），這是典型的Stroop效果。照理說，「藍」字也應該要有Stroop效果才是（藍色快於黃色），但本實驗結果卻顯示沒有（ $F(1, 90) = .872; p = .3531$ ），為何如此？根據「字的顏色」黃色快於藍色

的結果，這可能跟參與者對於黃色特別敏感或敏捷、或所採的反應策略、或藍色較暗有關。本實驗最重要的結果在於：「我」有產生Stroop效果，黃色要快於藍色（432 ms vs. 461 ms），這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接下來的疑問是，「我」所獲得的Stroop效果會等同於「黃」嗎？關於這點，得額外做事後比較才會知道，稍後將再呈現分析結果。這裡先對「你」字做說明。

「你」和「我」都是自我指涉字，唯「你」在社會互動的交談情境下才得以成立，倘若離開交談情境，就不具有指涉自己的意涵。在整個實驗過程，顯然參與者是處於獨處情境，因而「你」遂失去自我指涉的意涵。依此，「你」理應不會產生如同「我」、「黃」所產生的Stroop效果，實驗結果顯示正是如此（ $F(1, 90) = .116; p = .7347$ ）。這結果佐證了自我乃產生於社會互動裡、實無法跟他人獨立開來看待的論述。特別有趣的是，在本實驗的六個字當中，「你」字所獲得的F值最小（ $F(1, 90) = .116$ ）， p 值最大（ $p = .7347$ ），藍色和黃色的差距最為接近，僅差3毫秒（432 ms vs. 435 ms），這暗示著「你」似乎有著反效果，有抑制自我的成分在，進而抑制自我姓名「黃」出現，這才使得參與者對於藍色的「你」反應比較快。事實上，藍色的「你」是其他六個藍色的字裡頭最快的（435 ms），對這六個藍色的字做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唯有一組有顯著差異，那正是藍色的「你」和藍色的「黃」（ $p = .01$ ）。令人好奇，倘若

將實驗情境設定成有社會互動，「你」遂有了指涉自我的可能，那麼會不會也將連帶引發出自我姓名來，進而產生Stroop效果呢？同理可推，在那社會互動的實驗情境之下，「我」遂有了指涉他者的可能，是否會因而抵銷掉原該出現的Stroop效果呢？這留待後續再做研究。

中性字「有」（ $F(1, 90) = 3.504; p = .0640$ ）和「來」（ $F(1, 90) = 2.463; p = .1328$ ）沒有獲得Stroop效果，正如預期。其中「有」字在顯著邊緣，據猜測，這可能跟「有」的漢字語義有關，「有」是「佔有」、「擁有」、「我所有」的意思，因而可能會引發自我，此外，也可能跟「有」和「我」的發音相近有關。

接著是比較「我」、「你」、「有」、「來」、「黃」、「藍」這六個字各自所產生的Stroop效果，看彼此之間是否有差異。特別是「我」和「黃」這兩個字的比較，因為這關係著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或純粹自我假說。符號自我假說將預測「我」和「黃」各自所產生的Stroop效果不會有差異；純粹自我假說則是預測會有差異。將每位參與者在這六個字所獲得的Stroop效果值計算出來（黃色和藍色的反應時間相減），以這些值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有主要效果（ $F(5, 75) = 5.051; p < .0005$ ），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僅有兩組字有差異，分別是「黃」vs.「藍」（ $p < .01$ ），以及「我」vs.「藍」（ $p < .01$ ）。這裡所關心的「我」vs.「黃」這一組字，沒有達到顯著，因此這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再者，「我」vs.「藍」，以及「黃」vs.「藍」，這兩組字同樣都獲得顯著，隱含著「我」所引發的效應或心理歷程和「黃」類似，因而也進一步支持符號自我假說。

實驗二

實驗一試著用「我」字來引發自我，有沒有可能「我」根本就不會引發自我，而只是單純經由文字連結，連到了參與者的姓名，進而影響到顏色判斷？這不無可能。誠然，物體的命名指稱，本來就是指涉該物體，因此每當該名稱被腦所擷取、解讀時，被指涉的物體當也會被再次表徵出來。然而，「我」畢竟不是指涉特定物體的專名，而是代名詞，因此確實有可能「我」不會引發自我，而只是做符號之間的連結。針對這一點，實驗二改由自己臉來引發自我，排除文字的指涉。要探知動物是否具有自我覺知，最常用的

方法就是鏡子測試，讓動物看鏡中的自己，然後觀察他們的反應（比如：把黑猩猩麻醉之後，在牠臉上塗上漆彩，等牠醒了之後，讓牠照鏡子，看牠是否會試圖去抹掉那漆彩）（Gallup, 1970; Gallup, Anderson, & Shillito, 2002）。進而有研究者以改制式鏡子測試來探知自閉症孩童的自我再認和心智理論（Dawson & Mckissick, 1984; Spiker & Ricks, 1984）。依此，實驗二用自己臉來引發自我，乃能成立。

研究顯示自我指涉歷程有程度之分，可分為自動和意識兩種（Laureys, Perrin, & Bredart, 2007）。在實驗一裡，字的處理屬自動歷程，往往不被參與者所覺知，所以由「我」字所引發的自我可能屬無意識層次。然而，整個螢幕上就這麼一個字，非常醒目，並且它還是標的物（儘管參與者不需對字做反應，而是對字的顏色反應），因而參與者極可能察覺到字，也因此由「我」所引發的自我可能是屬意識層次。實驗一的設計無從確定究竟是屬哪一種情況。有鑑於此，實驗二將試圖釐清這一點。

根據上述，實驗二最主要的改變有兩處。首先，為了排除文字連結說，標的物由色字改成色塊，引發自我的刺激由「我」字改成自己臉，其做法為在色塊標的物出現之前呈現人臉。其次，人臉的呈現可能為意識或無意識情況，以便探知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一）參與者

本實驗招募21名黃姓大學生。年齡介於19歲至33歲之間，平均23歲。全部為右利者。視力正常或經過矯正而獲得正常視力。

（二）刺激材料與實驗程序

實驗二依然採用改制式Stroop派典。實驗設計為三因子（ $2 \times 3 \times 2$ ）參與者內設計。獨變項分別為色塊顏色、人臉、和人臉呈現時間，依變項為判斷顏色的按鍵反應。色塊顏色有黃色與藍色兩種。為了避免實驗一可能因為明亮度差異所造成的誤差，實驗二控制黃色和藍色的明亮度成相等，以XYZ色彩空間計算，黃色為 $Y = 18.61$ ，藍色為 $Y = 18.54$ 。色塊邊長為4.78度視角。

第二個獨變項人臉有三種：自己臉、黃姓名人臉、陌生臉。自己臉照片由參與者提供。黃姓名人臉照片由參與者自行挑出，挑選標準為當他們看到該張

臉就能馬上想到姓名的首位黃姓名人，該名人臉將做為自己臉的控制臉，以控制熟悉度。每位參與者所挑選的黃姓名人臉不盡相同。名人臉的照片乃從網路上搜尋。陌生人臉的照片乃採用Braun、Gruendl、Marberger及Scherber（2001）所製作的平均臉照片。每張照片皆為黑白照，並做去除背景的处理，以避免顏色的干擾。人臉照片的大小跟色塊一樣。

第三個獨變項是人臉促發為意識或無意識，這裡以呈現時間做為依據，有兩種，分別是30毫秒和300毫秒，前者為無意識促發（unconscious priming），後者為意識促發（conscious priming）。除了人臉，還外加灰色色塊，做為探測嘗試（catch trials）。在參與者完成顏色判斷後，螢幕上會呈現一個問題，請他們確認是否有看到人臉。多加入灰色色塊的探測嘗試可以使參與者去注意可能出現的人臉，並避免產生反應偏誤，也即只回答「有」。此探測嘗試不列入統計分析。

本實驗以人臉促發分成兩個區塊，一律為無意識促發區塊先，意識促發區塊後。此先後順序乃為了避免參與者若先做意識促發區塊，他們可能會在下一個無意識促發區塊對人臉產生預期效果或偏誤。每個

區塊包含兩個變項：色塊顏色（黃、藍）、人臉（自己臉、名人臉、陌生人臉、灰色色塊），共有八種情況，每種情況有30個嘗試，故而一個區塊共有240個嘗試。另有16個練習嘗試，每種情況二個嘗試。整個實驗共有480個正式嘗試，每個嘗試都是隨機呈現。實驗期間有五次休息。

刺激呈現請見圖3。螢幕會先出現一個凝視「十」字，邊長約1.43度視角，呈現時間為400～600毫秒不等。接著會出現一個前置遮蔽物（premask），持續300毫秒，隨之會呈現人臉。人臉消失後，會有後置遮蔽物（postmask）持續300毫秒。接著會出現色塊標的物，持續呈現直到參與者反應為止；假使參與者未能有所反應，則該色塊將持續1,500毫秒。參與者必須對色塊顏色做按鍵反應，當看到黃色時，用右手中指按「右鍵」，看到藍色則用右手食指按「左鍵」；為求對抗平衡，一半的參與者是看到黃色時用右手食指按「左鍵」，看到藍色時用右手中指按「右鍵」。等按鍵一結束，螢幕上會呈現「人臉確認問題」，若有看到人臉，則按「上鍵」，沒有則按「下鍵」。接著螢幕會呈現空白，持續500毫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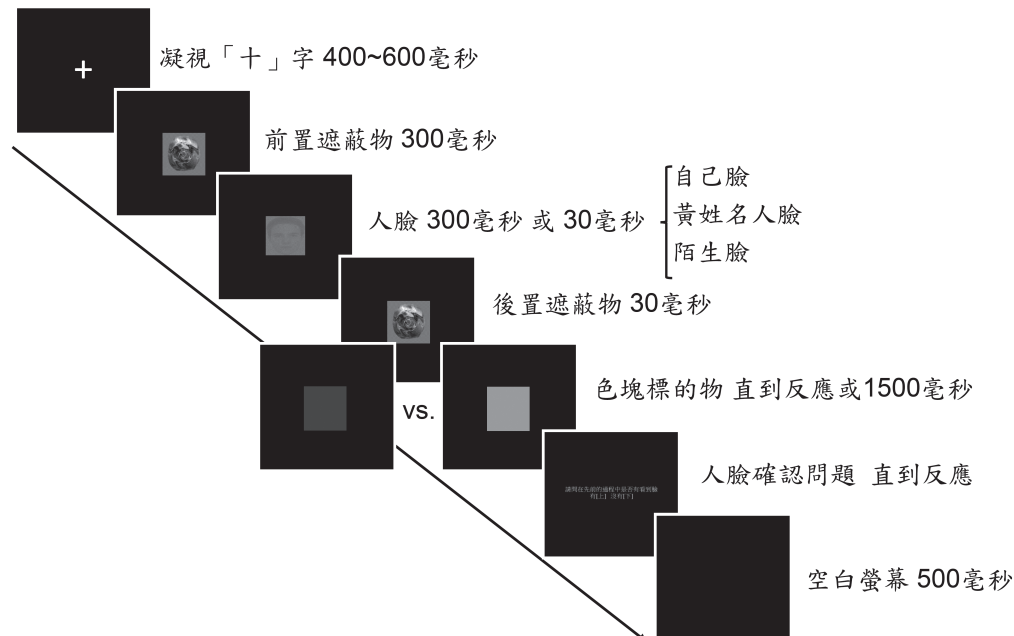


圖3：實驗二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參與者的作業是判斷色塊的顏色。色塊顏色為黃色（以淺灰色表示）或藍色（以深灰色表示）。此圖僅為示意圖，實際尺寸參見內文。

(三) 結果與討論

實驗資料根據「人臉確認問題」做以下篩選。首先，在僅出現灰色色塊的探測嘗試，若參與者回答看到人臉的比例大於50%，該參與者的資料不予分析；依此標準，有一人被剔除。其次，在意識促發區塊不包含探測嘗試的情況下，若參與者回答沒有看到人臉的比例大於50%，該參與者的資料不予分析；此篩選乃為了確認參與者確實有看到人臉，是屬意識層次。沒有人達到此刪除標準。最後，在無意識促發區塊不包含探測嘗試的情況下，若參與者回答看到臉孔的比例大於50%，該參與者的資料不予分析；此篩選乃為了確認參與者確實沒有看到人臉，是屬無意識層次。依此標準，有二人被剔除。最終被列入分析的資料，意識促發情況有20名，無意識促發情況有17名。參與者的錯誤率皆小於3%，答錯的資料不予分析；在兩個標準差範圍外的資料也不予分析。實驗結果請參見圖4。

先就意識促發情況進行二因子（2 × 3）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獨變項「色塊顏色」未達到顯著（ $F(1, 19) = .903; p = .3541$ ）。實驗一「字的顏色」有獲得

顯著，為何實驗二沒有顯著？由於實驗一的黃色要較藍色來得亮，實驗二遂平衡兩者的明亮度，有可能因此而導致實驗二的「色塊顏色」沒有達到顯著。同時這也暗示實驗一「字的顏色」的主要效果可能不是來自參與者對於黃色特別敏感或敏捷，或參與者所採取的反應策略，而是顏色本身的明亮度所致。另一個獨變項「人臉」亦沒有達到顯著（ $F(2, 38) = .165; p = .8489$ ）。然而，最重要的是，兩變項的交互作用有達到顯著（ $F(2, 38) = 3.676; p < .05$ ）。單純主要效果的分析結果發現只有「自己臉」獲得顯著（ $F(1, 57) = 5.591; p < .05$ ），黃色快於藍色（610 ms vs. 640 ms），這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

再就無意識促發情況進行二因子（2 × 3）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獨變項「色塊顏色」在顯著邊緣（ $F(1, 16) = 4.340; p = .0535$ ），藍色略快於黃色（573 ms vs. 589 ms），這可能跟實驗二調整兩者的明亮度有關。然而，為何在意識促發情況，「色塊顏色」沒達到顯著而且還是相反趨勢，黃色要快於藍色（618 ms vs. 627 ms）？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在意識促發情況下，自己臉有成功引發自我，並進而引發自我姓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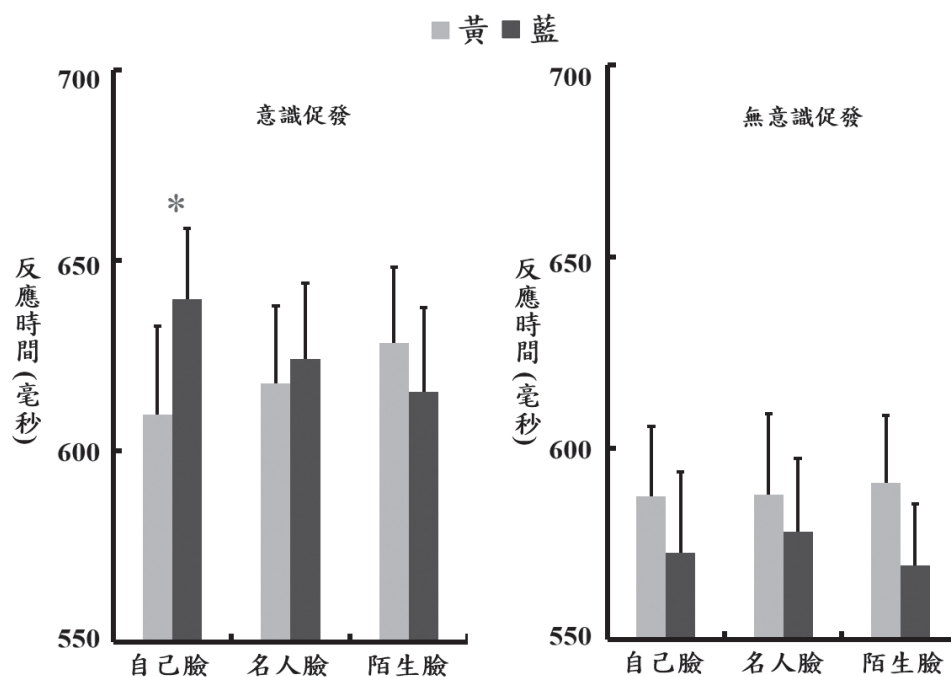


圖4：實驗二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左圖為意識促發情況，右圖為無意識促發情況。獨變項為人臉（自己臉、名人臉、陌生人臉）和色塊顏色（黃色、藍色）。依變項為按鍵反應時間，單位為毫秒。

* $p < .05$ 。

來，獲得Stroop效果，以致影響到「色塊顏色」的整體資料。另一個獨變項「人臉」未達到顯著（ $F(2,32) = .096$; $p = .9091$ ）。兩獨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同樣沒有達到顯著效果（ $F(2,32) = .418$; $p = .6619$ ）；本研究最關心的「自己臉」並未獲得Stroop效果（573 ms vs. 587 ms）。這結果顯示當自己臉引發出自我是屬無意識層次時，自我姓名不會伴隨著自我，因而這是「傾向」支持純粹自我假說。由這個結果可以推知，實驗一用「我」所引發的自我，應該不是屬無意識層次，而是屬意識層次。

當然也有可能無意識促發情況下，自己臉根本沒有引發自我，因而就無從去檢驗自我姓名是否伴隨自我。確切原因是否為所設定的30毫秒過短，以致腦無法在無意識層次去「辨認」自己臉？不無可能。要檢驗這個可能性，勢必得延長呈現時間，事實上，實驗二曾嘗試過比30毫秒更長的呈現時間，但很容易被察覺到，因此才設定在30毫秒，即便如此，20名參與者中還是有三位察覺到人臉，因而被剔除。職此之故，要再延長呈現時間，恐怕不妥。最理想的促發呈現時間，當是能夠使腦辨認出自己臉並且又不讓參與者察覺到，但如上述所言，實驗操弄很難做到這一點。後續研究或許可以考慮改以能將閾下刺激呈現較長時間的連續閃現抑制（continuous flash suppression）派典，來進一步檢驗無意識層次是否會有類似的結果（如Tao、Zhang、Li及Geng (2012) 的做法）。

最後，近年來有學者在質疑，自己臉所用的控制臉往往是名人臉，這其實是不適當的，得要用意義他人臉（significant other's face）才行，因為如此才能控制個人意義性、情緒意涵、和熟悉度（Gillihan & Farah, 2005）。一旦用意義他人臉來當做控制臉時，通常自己臉和意義他人臉的差異遂縮小乃至沒有差異，抑或實驗結果跟以往用名人臉做為控制臉的實驗結果有所不同（Platek et al., 2006; Rooney, Keyes, & Brady, 2012; Sugiura, 2008; Tacikowski, Cygan, & Nowicka, 2014; Tacikowski et al., 2011; see also Keyes, Brady, Reilly, & Foxe, 2010）。原先實驗二的控制臉想採用參與者親人的人臉，但在華人文化，子女幾乎不會直稱父母的姓名，兄弟姊妹也常是以輩分來稱呼彼此，受限於本研究的目的，參與者必須對控制臉的那個人有習慣稱呼姓名才行，因此家人臉就無法採用。除了家人，具個人意義的他人也可以是知心好友，但這也得那個人剛好跟參與者同樣姓黃才行，這種情況不多見，於是也放棄用朋友臉當控制臉。

綜合討論

本研究基於佛教無我論，探討自我和自我姓名是否緊密相連。針對這個議題，可有兩造說法，一為符號自我假說（此與世俗諦一致），另一為純粹自我假說（此與勝義諦一致）。我們以非修行者為實驗對象，檢驗是否正如世俗諦所言，一般人的自我與自我姓名乃緊密相連。實驗一採取改制式Stroop派典，藉由呈現「我」字引發自我，以便探知自我姓名是否也會被引發出來，進而影響到參與者的顏色判斷。倘若會，那麼將支持符號自我假說；倘若不會，那麼將支持純粹自我假說。實驗結果發現當呈現「我」字時，會產生Stroop效果，且無異於「黃」字，因而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實驗二為了排除文字連結說，改採自己臉來引發自我，並設計意識和無意識促發兩種情況。實驗結果顯示唯有當引發自我是屬意識層次時，自我姓名才會伴隨著自己；依此，符號自我假說唯有在意識層面才得以成立。以上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結論，然而有幾項疑點尚待釐清，以下將一一闡述。

首先，本研究的參與者皆是姓「黃」，其他顏色字的姓氏如「藍」、「白」、「黑」等，是否也能獲得同樣結果，不得而知。然而，假定其他顏色姓氏的人，其心理歷程與黃姓者相同，那麼本研究結果當可推至其他顏色姓氏。至於能否推至顏色名字，這一點可能比較有疑問，因為名字比姓氏更具有個人意義，跟自我的關係更加密切。然而，也正因如此，如果跟自我關係較不密切的姓氏都能做出Stroop效果，那麼名字也應會有效果，而且還可能更加顯著。僅管如此，後續研究若能再找名字有顏色字的人，本研究將更有說服力。

其次，得針對Stroop效果做個說明，因為那是本研究所奠定的基礎。這裡有兩個疑問，第一問，Stroop派典適合用來探討自我的議題嗎？第二問，能否以Stroop效果的機制來解釋本研究的實驗結果嗎？針對第一問，誠如MacLeod (2005) 所表示，Stroop派典若做適當的設計、改造，便能探討各種心理歷程。較常見的就是語言歷程，藉由操弄字詞等變項，實可探索語言心理學的重大議題（如Fang, Tzeng, & Alva, 1981; Lee, Wee, Tzeng, & Hung, 1992; Spinks, Liu, Perfetti, & Tan, 2000; Sumiya & Healy, 2004）。那麼Stroop派典也適宜拿來探討自我嗎？若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回答，答案應是肯定的。有為數眾多的研究顯示，負責Stroop效果的腦區，主要是在前扣帶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Carter & van Veen, 2007; MacLeod & MacDonald, 2000)，而前扣帶皮質乃位於額葉內側區 (medial frontal cortex) 或稱皮質中位結構 (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居核心地帶，又此結構區域廣被認為跟自我或社會認知有密切關係 (Amodio & Frith, 2006; Northoff et al., 2006)，因此Stroop作業應當適合拿來探討自我。

針對第二問，能否以Stroop效果的機制來解釋本研究的實驗結果？根據MacLeod (1991, 2005) 的統整歸納，關於Stroop效果的解釋大致有三種。其一，相對速度處理說 (the relative speed of processing view)，此說乃基於唸字要比唸顏色來得快的事實，主張唸字和唸顏色這兩個反應，彼此會產生競爭，此即正統的反應競爭說 (Dyer, 1973)。其二，自動處理說 (the automaticity account)，此說認為唸字是屬過度學習 (over-learned)，以致成為自動歷程，而唸顏色則否，乃屬控制歷程，需要更多注意力投注 (Logan, 1988, 2002; Posner & Snyder, 1975; Shiffrin & Schneider, 1977)。這兩個說法都略有缺失，無法完全解釋Stroop效果的諸多特性 (Stroop效果大致有18個特性，見MacLeod (1991) 的附錄B)。第三個理論則是融合上述兩說，並以類神經網路的觀點發展而成，是為平行分布處理模型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可較完整解釋Stroop效果 (J. D. Cohen Dunbar, & McClelland, 1990; MacLeod, 1991, 2005)。依據此模型，訊息處理可分為輸入元件 (input units)、內隱元件 (hidden units)、輸出元件 (output units) 這三大部分，彼此之間有錯綜複雜的連結，傳輸速度依元件彼此連結的頻率而定，注意力也會有所調控，乃屬非線性、動態的處理方式。只要有兩條路徑通達同一元件，那麼將會有促發或干擾效應，並且當所欲反應和實際反應之間的差距有所減少時，將會有學習效果產生。此外，此模型並不將Stroop效果定位在反應競爭，侷限在輸出元件，實不排除輸入元件和內隱元件也有所貢獻，端視實驗設計及材料而定。以下嘗試以平行分布處理模型來解釋本研究的結果。

本研究兩個實驗最主要的操弄為非色字「我」和自己臉，結果發現會產生Stroop效果。合理推想，應是非色字「我」和自己臉有連結到色字「黃」，才會導致Stroop效果，這正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發現和論據。據此更進一步推論，由「我」和自己臉所引發的自我，跟自我姓名乃緊密相連，因而這是支持符號自我假說，符合佛教自我觀的世俗諦，這是本研究最主要的

結論。依照上述，這兩個實驗的結果無法單從輸出元件這個層面做解釋 (如傳統的反應競爭說)，必得從輸入元件或內隱元件這兩個層面切入做解釋。「我」字所引發或連結的元件，是跟自我相關的表徵，簡言之就是自我。誠然文字符號的本質為表徵物體事件或呈現概念，但也有可能只是純粹做文字連結，實驗一無法排除這個可能性。基於此，實驗二改採自己臉做為引發自我的媒介刺激，結果發現依然有產生Stroop效果，這無法用文字連結說來強加解釋，因為輸入元件並沒有文字。較合理的解釋就是，輸入元件自己臉促發了內隱元件自我 (或稱自我相關表徵)，並且也引發自我姓名 (黃某某)，傳到輸出元件後，依反應黃色或反應藍色而產生促進或干擾，以致產生Stroop效果。至於為何自我姓名會緊黏著自我不放？一個可能性是自我姓名元件跟各種自我相關的元件有超頻繁連結，因而統整在一起，自成一區，形成模組 (module)，具有獨特、恆常、符號化的特性，以致每當自我相關元件被激發時，自我姓名元件也同時被激發。依此解釋，自我姓名乃居於最關鍵地位，統整所有跟自我相關的元件。以上論述實跟世俗諦的假名自我頗為相符。

接著要討論有關自我的不同區分。實驗二發現引發自我的方式 (意識或無意識)，會導致不同結果，這暗示可從意識層次來區分自我。此外，本研究是以外在刺激來引發自我，實驗一用「我」，實驗二用自己臉，這些都屬被動引發，但在現實生活裡，更常見的應該是屬主動產生，亦即不需透過外在刺激來引發自我；姑且稱前者為外發自我 (exogenous self)，後者為內生自我 (endogenous self)，其詞彙和概念是仿照注意力研究所指稱的外發注意力 (exogenous attention) 和內生注意力 (endogenous attention) (Theeuwes, 1991)。本研究無從去控制內生自我，因此所觀測到的自我除了外發自我外，也可能會參雜內生自我的成分，後續研究或許可繼續探討這類區分。以下將主要本著佛教自我觀的世俗諦，結合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 (以腦側化研究為主; Gazzaniga, 2005)，試著解釋本研究的實驗結果。

首先，為何自我姓名會伴隨著自我？是透過甚麼機制或歷程？實驗一引發自我的刺激為「我」字，而語言文字主要是由左腦所掌管，自我之引發遂易被自我姓名標籤給連結上；事實上，有研究指出自我姓名、文字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描述形容詞等主要是由左腦掌管 (Faust, Kravetz, & Nativ-Safrai, 2003;

Kircher et al., 2002; Muller & Kutas, 1996)。再者，雖然實驗二的標的物為色塊，未涉及文字，不會動用到左腦的語言相關區域，並且引發自我的刺激為人臉，而自己臉主要由右腦負責（Keenan, Nelson, O'Connor, & Pascual-Leone, 2001; Platek, Keenan, Gallup, & Mohamed, 2004; Preilowski, 1977; Sperry, Zaidel, & Zaidel, 1979; Sugiura, 2005; Uddin, Kaplan, Molnar-Szakacs, Zaidel, & Iacoboni, 2005; see also Devue & Bredart, 2011; Platek, Wathne, Tierney, & Thomson, 2008; Turk et al., 2002），但是優勢左腦可以透過胼胝體介入其中，使得自己臉所引發的自我也能被自我姓名連結。倘若由胼胝體被切斷的裂腦病人（split brain patients）來參加本研究，結果會不會跟正常人有所不同？很有可能。依照臨床病人資料、腦造影（fMRI、PET）、腦電波（EEG）、及行為資料等證據，有研究者認為掌管自我的區域是位於右腦（Feinberg & Keenan, 2005; Hecht, 2010; Keenan, Gallup, & Falk, 2003），所以當自己臉引發右腦的自我時，由於裂腦病人的胼胝體被切斷，很可能就躲過了左腦的姓名標籤。由上述或可進一步推測，世俗諦的假名自我應該是處於左腦。至於勝義諦的究竟自我會是在右腦嗎？無從確知。但若根據勝義諦的主張來推論，腦應該不會有所謂的自我中樞，唯有的是那些零散疏落、變化無常的各處感覺、意念、情緒、動機、意圖、動作、或行動罷了；充其量所謂的自我，只是一群跟自我相關的神經群（neural correlates of self），散布在腦各處，抑或是屬於自我相關表徵（self-related representation）或自我指涉歷程（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發生在腦各區（特別是前額葉）罷了。依此，究竟自我不太可能側化至右腦。而實情為何呢？由於本研究的實驗構想是以世俗諦來量身訂做，對實驗結果的解釋主要專就世俗諦做發揮，因此對於勝義諦（色受想行識的內容）之真偽，不便做過多揣測。

其次，為何當引發自我是屬無意識層次時，自我姓名就不會伴隨著自我？根據一系列的裂腦研究（常見的做法為：在左右視野快速呈現不同影像，投射至右左腦半球，藉此探索各自的功能以及哪一半球較具意識優勢），Gazzaniga（1998, 2000）提出一個意識理論，認為左腦可能為意識所在，此涉及左腦的語言優勢，同時跟所謂的解釋者（the interpreter）也有關，而右腦則大多處於無意識狀態。由此可推測，人們所覺知到的自我多是左腦詮釋過後的自我（即假名自

我），處於右腦的自我則難以被覺知（儘管右腦的自我相關區域會被激發），除非透過左腦給予符號象徵化或被解釋者介入經一番解讀後，才得以被覺知。當引發自我是屬無意識層次時，很可能處於右腦的自我能躲過意識左腦的詮釋介入，而呈現出不夾帶自我姓名的自我；特別是實驗二是用自己臉來促發自我，而自己臉是由右腦處理，這更提高右腦躲過被左腦符號化的可能性。然而，也有可能在無意識促發情況下，自己臉根本沒有引發自我，倘若如此，此處討論的基礎便不復存在；實驗二無法排除這個可能性。

儘管本研究結果顯示，至少在意識層次，一般人的自我總是跟自我姓名緊緊相隨，但那些有經過禪修、冥想、或正念訓練的人，卻不見得如此。有研究顯示，透過正念能夠增進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Carlson, 2013），但這是否意味著實踐禪佛教義的修行者，能夠超越世俗諦的假名自我，進而掌握勝義諦的究竟自我，尚言之過早。覺悟是禪佛修行的終極目的，而通往覺悟的最大障礙有兩個，一個是名相（亦可稱文字障），一個是我執（亦可稱自我中心），而禪佛修行最需要修鍊的功夫即是破除名相乃至種種外相（亦可說是屏除言語文字的二元思惟），以及破除我執乃至消彌自我（亦可說是化主客對立為主客互融）（Suzuki, 1940, 1952）。讓我們暫且假定所謂「破名相」是指覺知事物而能屏除掉文字、不受任何符號標籤所牽連，並假定所謂「破我執」僅是指減少乃至消彌自我程度，那麼本研究所做出的結果顯示，一般人是停留在世俗諦，無法破名相、破我執，因為用「我」字和自己臉就能引發他們的自我（我執），並且還能促使自我姓名（名相且是自我名相）出現，進而影響他們對顏色的判斷。由此或可預測，修道有成的禪佛修行者若做同樣的實驗，應該是不會產生Stroop效果，即便有，也應當要小於一般人才是。然而由於本文並未針對這部分做檢驗，是否如此還留待後續研究做進一步的探究。

整體而言，本研究算是初步符合佛教世俗諦的自我觀：就一般人而言，自我和自我姓名是緊密相連的。

註釋

- 1 有關自我的研究多如繁星，對其界定，尚未有共識。有人著重在感知層次（self-consciousness、self-awareness），有人側重在動作或行動層次（agent、personal agent），亦有人偏重在情緒動機層次（emotional self），更有人聚焦在記憶或語言等認知

層次 (self-related representation、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the autobiographical self)，所以對於自我該採何種稱謂，因人而異。本文的立足點在於佛教自我觀，若依勝義諦之說，自我乃五蘊因緣聚合，那麼感知、動作、情緒、認知似乎都能包含其中，但若依世俗諦，則偏向認知層次或感知層次。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針對世俗諦，似乎可將認知層次的自我稱作「自我相關表徵」或「自我指涉歷程」。另就感知層次的自我，則可稱作「自我意識」或「自我覺知」，但實驗一無法確定所引發的自我乃屬意識層次，而實驗二針對這點另做實驗操弄，使得引發的自我可以是在意識層次或無意識層次，因此將自我稱作自我意識或自我察覺，似乎不妥。鑑於自我界定之不易，稱謂之繁雜，又避免拗口或贅語，本文決定就單純僅以「自我」(self)來指稱，除非有特別需要，得更精細地區分自我，才會使用其他稱謂。

- 2 「無我」此詞實際上有所偏誤，容易讓人將「無我」解釋為「自我不存在」，而確實這也是很普遍的誤解。比較適當的詞彙應該是「非我」，意為否定有一個恆常、獨一、主宰的我(atman)，這較能彰顯梵語anatman的原意。然而，流通的漢譯佛典裡卻幾乎不見有翻成「非我」，只見「無我」。既然「無我」此詞彙行之有年、約定成俗，我們考慮方便施設，也就沿用此詞。而「無我」的英文翻譯頗多，可以有“no self”、“not-self”、“non-self”或“selflessness”，該選擇哪一個詞彙才最能夠彰顯佛教的教義，尚須思量一番。佛教根本上是持實效主義，不好談形上學，側重在道德層面，這可從佛教最初期的經典《阿含經》可略知一二(于凌波，1993；中村元，1970/1995)。釋迦牟尼只專注在如何達到解脫、自覺覺他等實際層面，對於宇宙始末、宇宙邊際、身心問題、靈魂有無等無益於覺悟、解脫的形上學問題不甚關心，此為十四無記(見《雜阿含經》)，另有箭喻論也能佐證(見《中阿含經》)。話雖如此，其實無我論也算是種形上學，因為它對事物(包含自我)的本體性質確實有提出特定觀點，只不過釋迦牟尼提出無我論主要還是因為它對於覺悟、解脫有所助益，一方面可藉此以使人放棄我執(貪、嗔、癡、慢、疑)，達到自利自覺，另一方面可使人視他人如己，發揮同理心、慈悲心，達到利他覺他(所有事物皆相依互存，無法獨立自存)。事實上，最初期的無我觀，僅是反對把某物當成「我的」、「我所有」，要求修行者得拋棄「屬於我」的觀念(中村元，1970/1995)。鑒於上述，本文決定將「無我」翻成蘊含無私、利他概念的“selflessness”，依此來指稱佛教「諸法無我」的觀點。
- 3 法印之說出自《增壹阿含經》。另有三法印之說，少了「諸受皆苦」，遂成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此說源於部派佛教的說一切有部(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法蘊論》)和大乘佛教的中觀派(見《大智度論》)。
- 4 若首次出現佛教專有名詞，皆附上梵文(Sanskrit)。
- 5 對於中性字的控制，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字頻效果(熟悉度)，其次是筆劃(複雜度)，故而採用字頻和筆畫最接近「我」的「有」、以及接近「你」的「來」。至於中性字的詞性為何，並不在考量之內，因為恐怕會造成顧此失彼的缺失，無法兩全其美，既能控制字頻、筆畫，又能控制詞性；特別是「我」、「你」的字頻極高，與其相近的字屈指可數，倘若又要求中性字只能是如同「我」、「你」屬名詞，則其選項所剩無幾，於是必得犧牲掉字頻和筆畫的控制。由於我們較重視字的熟悉度和複雜度，在權衡輕重之下，遂取字頻和筆畫，而捨棄對詞性的控制。

參考文獻

- 于凌波(1993)：《釋迦牟尼與原始佛教》。台北：東大。[Yu, L.-B. (1993). *Shijiamouni yu Yuanshi fojiao*. Taipei: Dong Da.]
- 中村元(1970/1995)：《原始佛教：其思想與生活》(釋見愍、陳信憲譯)。嘉義：香光書鄉。[Hajime, N. (1970/1995). *Yuanshi fojiao: Qi sixiang yu shenghuo*. Chiayi: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 Amodio, D. M., & Frith, C. D. (2006). Meeting of minds: The medial frontal cortex and social cogni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7, 268-277.
- Bargh, J. A. (1982). Attention and automaticity in the processing of self-releva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425-436.
-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raun, C., Gruendl, M., Marberger, C., & Scherber, C. (2001). *Beautycheck -- Ursachen und folgen von attraktivitaet*. Retrieved from http://psydok.sulb.uni-saarland.de/volltexte/2003/8/pdf/beauty_ho_zensiert.pdf
- Brown, A. S. (1991). A review of the tip-of-the-tongue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9, 204-223.
- Brown, R., & McNeill, D. (1966). The “tip of the tongue” phenomenon.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5, 325-337.
- Carlson, E. N. (2013). Overcoming the barriers to self-knowledge: Mindfulness as a path to seeing yourself as you really ar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173-186.
- Carter, C. S., & van Veen, V. (2007).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conflict detection: An update of theory and data.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7, 367-379.
- Cassirer, E. (1944).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i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5, 975-979.

- Cohen, G., & Burke, D. M. (1993). Memory for proper names: A review. *Memory, 1*, 249-263.
- Cohen, J. D., Dunbar, K., & McClelland, J. L. (1990). On the control of automatic processes: A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account of the Stroop e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 97*, 332-361.
- Collins, S. (1982). *Selfless persons: Imagery and thought in Theravada Buddhism*.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Dawson, G., & McKissick, F. G. (1984). Self-recognition in autistic children.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14*, 383-394.
- Deacon, T. (1997). *The symbolic species*. Harmondsworth, NY: Penguin.
- Decety, J., & Sommerville, J. A. (2003). Shared representat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A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view.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527-533.
- Devue, C., & Bredart, S. (2011).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visual self-recognitio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 40-51.
- Dyer, F. N. (1973). The Stroop phenomenon and its use in the study of perceptual, cognitive, and response processes. *Memory and Cognition, 1*, 106-120.
- Fang, S. P., Tzeng, O. J. L., & Alva, L. (1981). Intralanguage vs. interlanguage Stroop effects in two types of writing systems. *Memory and Cognition, 9*, 609-617.
- Faust, M., Kravetz, S., & Nativ-Safrai, O. (2003). The representation of aspects of the self in the two cerebral hemispher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 607-619.
- Feinberg, T. E., & Keenan, J. P. (2005). Where in the brain is the self?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4*, 661-678.
- Fischer, C., Dailler, F., & Morlet, D. (2008). Novelty P3 elicited by the subject's own name in comatose patients.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9*, 2224-2230.
- Fishback, D. B. (1977).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 for organic brain syndrome, with a new visual counting tes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5*, 167-170.
- Gallup, G. G. (1970). Chimpanzees: Self-recognition. *Science, 167*(3914), 86-87.
- Gallup, G. G., Anderson, J. R., & Shillito, D. J. (2002). The mirror test. In M. Bekoff, C. Allen, & G. M. Burghardt (Eds.), *The cognitive animal* (pp. 325-333). Cambridge, MA: Bradford Book.
- Gazzaniga, M. S. (1998). *The mind's pas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zzaniga, M. S. (2000). Cerebral specialization and interhemispheric communication: Does the corpus callosum enable the human condition? *Brain, 123*, 1293-1326.
- Gazzaniga, M. S. (2005). Forty-five years of split-brain research and still going strong.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6*, 653-659.
- Gethin, R. (1998).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ihan, S. J., & Farah, M. J. (2005). Is self special? A critical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76-97.
- Gronau, N., Cohen, A., & Ben-Shakhar, G. (2003). Dissociations of personally significant and task-relevant distract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 combined behavioral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stud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32*, 512-529.
- Harris, C. R., & Pashler, H. (2004). Attention and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words and names: Not so special after all.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171-178.
- Hecht, D. (2010). Schizophrenia, the sense of "self" and the right cerebral hemisphere. *Medical Hypothesis, 74*, 186-188.
- Hoorens, V., & Todorova, E. (1988). The name letter effect: Attachment to self or primacy of own name wri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 365-368.

- Howarth, C. I., & Ellis, K. (1961). The relative intelligibility threshold for one's own name compared with other na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3, 236-239.
- Humphrey, N. (1976).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 In P. P. G. Bateson & R. A. Hinde (Eds.), *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 (pp. 303-317).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mphrey, N. (1990). The uses of consciousness. In J. Brockman (Ed.), *Speculations: The reality club* (pp. 67-84). New York, NY: Prentice Hall.
-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enan, J. P., Gallup, G. G., & Falk, D. (2003). *The face in the mirror: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Y: Ecco.
- Keenan, J. P., Nelson, A., O'Connor, M., & Pascual-Leone, A. (2001). Self-recognition and the right hemisphere. *Nature*, 409(6818), 305.
- Keyes, H., Brady, N., Reilly, R. B., & Foxe, J. J. (2010). My face or yours? Event-related potential correlates of self-face processing. *Brain and Cognition*, 72, 244-254.
- Kircher, T. T. J., Brammer, M., Bullmore, E., Simmons, A., Bartels, M., & David, A. S. (2002).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intentional and incidental self processing. *Neuropsychologia*, 40, 683-692.
- Koole, S. L., & Pelham, B. W. (2003). On the nature of implicit self-esteem: The case of the name letter effect. In S. J. Spencer, S. Fein, M. P. Zanna, & J. M. Olson (Eds.), *Motivated social perception: The Ontario symposium* (Vol. 9, pp. 93-11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Laureys, S., Perrin, F., & Bredart, S. (2007). Self-consciousness in non-communicative patient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6, 722-744.
- Lee, W. L., Wee, G. C., Tzeng, O. J. L., & Hung, D. L. (1992). A study of Interlingual and intralingual Stroop effect in three different scripts: Logograph, syllabary, and alphabet. *Advances in Psychology*, 83, 427-442.
- Legrand, D., & Ruby, P. (2009). What is self-specific?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al review of neuroimaging result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6, 252-282.
- Lesser, A. H. (1979). Eastern and western empiricism and the "no-self" theory. *Religious Studies*, 15, 55-64.
- Ljungberg, J. K., Parmentier, F. B. R., Jones, D. M., Marsja, E., & Neely, G. (2014). "What's in a name?" "No more than when it's mine own." Evidence from auditory oddball distraction. *Acta Psychologica*, 150, 161-166.
- Logan, G. D. (1988). Toward an instance theory of automatiz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5, 492-527.
- Logan, G. D. (2002). An instance theory of attention and mem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 376-400.
- Lucchelli, F., & De Renzi, E. (1992). Proper name anomia. *Cortex*, 28, 221-230.
- Mack, A., Pappas, Z., Silverman, M., & Gay, R. (2002). What we see: Inattention and the capture of attention by meaning.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1, 488-506.
- MacLeod, C. M. (1991). Half a century of research on the Stroop effect: An integrative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9, 163-203.
- MacLeod, C. M. (2005). The Stroop task in cognitive research. In A. Wenzel & D. C. Rubin (Eds.), *Cognitive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pp. 17-4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acLeod, C. M., & MacDonald, P. A. (2000). Interdimensional interference in the Stroop effect: Uncovering 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anatomy of atten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4, 383-391.
- Mandel, D. R., Jusczyk, P. W., & Pisoni, D. B. (1995). Infants' recognition of the sound pattern of their own names. *Psychological Sciences*, 6, 314-317.
- Mandel-Emer, D., & Jusczyk, P. W. (2003). *What's in a name? How infants respond to some familiar sound patterns*. Retrieved from <http://hincapie.psych.purdue.edu/Jusczyk/pdf/Name.pdf>
- Moray, N. (1959). Attention in dichotic listening: Affective cues and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1, 56-60.

- Muller, H. M., & Kutas, M. (1996). What's in a name? Electrophys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poken nouns, proper names and one's own name. *NeuroReport*, 8, 221-225.
- Northoff, G., Heinzel, A., de Greck, M., Bermpohl, F., Dobrowonly, H., & Panksepp, J. (2006).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in our brain -- A meta-analysis of imaging studies on the self. *NeuroImage*, 31, 440-457.
- Nuttin, J. M. (1985). Narcissism beyond Gestalt and awareness: The name letter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 353-361.
- Nuttin, J. M. (1987).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mere ownership: The name letter effect in twelve European langua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7, 381-402.
- Oswald, I., Taylor, A. M., & Treisman, M. (1960). Discriminative responses to stimulation during human sleep. *Brain: A Journal of Neurology*, 83, 440-453.
- Parise, E., Friederici, A. D., & Striano, T. (2010). "Did you call me?" 5-month-old infants own name guides their attention. *PLoS ONE*, 5, e14208.
- Perrin, F., Garcia-Larrea, L., Mauguière, F., & Bastuji, H. (1999). A differential brain response to the subject's own name persists during sleep.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0, 2153-2164.
- Perrin, F., Schnakers, C., Schabus, M., Degueldre, C., Degueldre, C., Goldman, S., ... Laureys, S. (2006). Brain response to one's own name in vegetative state,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and locked-in syndrome. *Archives of Neurology*, 63, 562-569.
- Platek, S. M., Keenan, J. P., Gallup, G. G., & Mohamed, F. B. (2004). Where am I? The neurological correlates of self and other.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19, 114-122.
- Platek, S. M., Loughhead, J. W., Gur, R. G., Busch, S., Ruparel, K., Phend, N., ... Langleben, D. D. (2006). Neural substrates for functionally discriminating self-face from personally familiar faces. *Human Brain Mapping*, 27, 91-98.
- Platek, S. M., Wathne, K., Tierney, G. N., & Thomson, J. W. (2008). Neural correlates of self-face recognition: An effect-location meta-analysis. *Brain Research*, 1232, 173-184.
- Posner, M. I., & Snyder, C. R. R. (1975). Atten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In R. L. Solso (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gnition: The Loyola symposium* (pp. 55-85).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Preilowski, B. (1977). Self-recognition as a test of consciousness in left and right hemisphere of split-brain patients. *Activitas Nervosa Superior*, 19, 343-344.
- Roer, J. P., Bell, R., & Buchner, A. (2013). Self-relevance increases the irrelevant sound effect: Attentional disruption by one's own name.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5, 925-931.
- Rooney, B., Keyes, H., & Brady, N. (2012). Shared or separate mechanisms for self-face and other-face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adapt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 1-9.
- Sedikides, C., & Skowronski, J. J. (1997). The Symbolic self in evolutionary contex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80-102.
- Shapiro, K. L., Caldwell, J., & Sorensen, R. E. (1997). Personal names and the attentional blink: A visual "cocktail party" effe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3, 504-514.
- Shelley-Tremblay, J., & Mack, A. (1999). Metacontrast masking and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508-515.
- Shiffrin, R. M., & Schneider, W. (1977). Controlled and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I. Perception, learning, automatic attending and a general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27-190.
- Sperry, R., Zaide, E., & Zaidel, D. (1979). Self recognition and social awareness in the disconnected minor hemisphere. *Neuropsychologia*, 17, 153-166.
- Spiker, D., & Ricks, M. (1984). Visual self-recognition in autistic children: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Child Development*, 55, 214-225.
- Spinks, J. A., Liu, Y., Perfetti, C. A., & Tan, L. H. (2000).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for meaning: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Cognition*, 76(1), B1-B11.

-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 643-662.
- Sugiura, M., Sassa, Y., Jeong, H., Horie, K., Sato, S., & Kawashima, R. (2008). Face-specific and domain-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tical responses during self-recognition. *NeuroImage*, 42, 414-422.
- Sugiura, M., Watanabe, J., Maeda, Y., Matsue, Y., Fukuda, H., & Kawashima, R. (2005). Cortical mechanisms of visual self-recognition. *NeuroImage*, 24, 143-149.
- Sumiya, H., & Healy, A. F. (2004). Phonology in the bilingual Stroop effect. *Memory and Cognition*, 32, 752-758.
- Suzuki, D. T. (1940).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New York, NY: Grove.
- Suzuki, D. T. (1952). *Essays in zen buddhism: Second series*. Boston, MA: Beacon.
- Tacikowski, P., Brechmann, A., Marchewka, A., Jednorog, K., Dobrowolny, M., & Nowicka, A. (2011). Is it about the self or the significance? An fMRI study of self-name recogni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6, 98-107.
- Tacikowski, P., Cygan, H. B., & Nowicka, A. (2014). Neural correlates of own and close-other's name recognition: ERP evidenc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1-10.
- Tagini, A., & Raffone, A. (2010). The "I" and the "Me" in self-referential awareness: A neurocognitive hypothesis. *Cognitive Processing*, 11, 9-20.
- Tao, R., Zhang, S., Li, Q., & Geng, H. (2012). Modulation of self-esteem in self- and other-evaluations primed by subliminal and supraliminal faces. *PLoS ONE*, 7, e47103.
- Theeuwes, J. (1991).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ontrol of attention: The effect of visual onsets and offsets.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49, 83-90.
- Tsai, C. H. (1996). *Frequency and stroke cou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trieved from <http://technology.chtsai.org/charfreq/>
- Turk, D. J., Heatherton, T. F., Kelley, W. M., Funnell, M. G., Gazzaniga, M. S., & Macrae, C. N. (2002). Mike or me. Self-recognition in a split-brain patient. *Nature Neuroscience*, 5, 841-842.
- Uddin, L. Q., Iacoboni, M., Lange, C., & Keenan, J. P. (2007). The self and social cognition: The role of 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 and mirror neur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 153-157.
- Uddin, L. Q., Kaplan, J. T., Molnar-Szakacs, I., Zaidel, E., & Iacoboni, M. (2005). Self-face recognition activates a frontoparietal "mirror" network in the right hemisphere: An event-related fMRI study. *NeuroImage*, 25, 926-935.
- Wolford, G., & Morrison, F. (1980). Processing of unattended visual information. *Memory and Cognition*, 8, 521-527.
- Wood, N., & Cowan, N. (1995). The cocktail party phenomenon revisited: How frequent are attention shifts to one's name in an irrelevant auditory chann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1, 255-260.
- Zingeser, L. B., & Berndt, R. S. (1990). Retrieval of nouns and verbs in agrammatism and anomia. *Brain and Language*, 39, 14-32.

Self Accompanied by One's Own Name -- Exploring the Self-Concept of Buddhism

Jen-Hao Li, Kuei-An Li, Ya-Yeh Tsai, and Su-Ling Yeh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ming (i.e., people giving objects arbitrary labels) is important for commun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Without it, however, we can still perceive and identify an object. "Self" seems specific and so does a person's own name. We examine the question that when the referring object is self, is it necessary to attach one's own name? In Buddhism, the self-concept for ordinary people is nothing but a convenient label, so the answer is yes. We used the modified Stroop paradigm to examine this. Participants were restricted to those whose family names are "黃", meaning "yellow" in English. In Experiment 1, the Chinese character "我", meaning "I" and referring to self, was displayed in yellow or blue, and used to elicit self.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spond to the ink color. If self-name is concomitant with self, a Stroop effect on the colored word "I" (shorter reaction times to yellow "I" than blue "I") would be found. Results showed that was the case. In Experiment 2, the participants' own faces were used to elicit self, ei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 was accompanied by self-name only when elicited consciously.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elf-concept of Buddhism: activation of "self" is accompanied by one's own name.

Keywords: *conventional truth (samvrti), objective me, selflessness (anatman), subjective I, ultimate truth (paramartha)*

